

## 序与跋

被岁月雕琢的诗行  
——《天生秋韵的季节》序

张楠

在人类文化宝库中，诗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邃的内涵，成为最古老且最具表现力的文学形式之一。

诗歌是心灵的抒发，是情感的宣泄，更是智慧的火花。它不仅承载着历史，更是人类情感与智慧的结晶。从古至今，无数诗人用他们的笔触描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壮丽的山河到细腻的情感，从深邃的哲思到平凡的日常。这些诗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审美的享受，更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变迁。

在2024年的时光画卷中，烟台诗人松子为我们呈上了他的新诗集《天生秋韵的季节》。

在这部诗集中，我们穿越时空的长河，探寻那被岁月雕琢的诗行，感受它们所蕴含的无尽情感与思想。诗歌表达了作者对生活、自然、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深刻感悟和情感。

诗中涉及的主题包括对春天的赞美，对秋天的怀念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，对爱情亲情的珍视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。作者通过诗歌传达了对自然美景的欣赏、对生活哲理的领悟、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和对历史英雄的敬仰。其中亦有对个人经历的回忆，有对家乡的思念，有对童年的反刍，同时，也表达了作者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。

他在作品中提到了“诗歌需要高度”，这可能指的是诗歌在情感表达、思想深度和艺术形式上的追求，诗歌应具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境界。“诗歌让人陶醉”，这表明诗歌具有感染力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情感体验，使人在阅读时产生陶醉感。多次提到“诗歌情怀”“诗心即初心”“与生

俱来的情怀”，情怀是他诗歌创作的源泉，是诗人内心情感和思想的体现。“才能大爱人间满目皆春”，这表明诗歌常常表达对爱与美的追求和赞美，是诗人情感的流露。“给午夜的月色送去小夜曲”，这表明诗歌与自然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，诗人通过诗歌描绘自然景象和生活场景，赋予它们诗意。“诗首先是写给自己的”“诗让我年龄跨界”，这说明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自我表达，同时也是诗人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记录。

松子的笔触，从万物细微之处入笔，诗意绵延，温婉多情，亦有人间至味，感慨嗟叹，乃至赞山河无恙，叹天地有情。辽阔的空间，悠邈的时间，让其种种情感愈加鲜艳。在诗歌这片繁茂的文学森林中，以他那饱含深情的笔触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，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。

诗对诗人来说，是魅力无穷的，是毒药，更是解药。

诗歌为诗人提供了情感表达的平台，使他们能够通过诗歌来寄托和表达自己的情感。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提到“诗给了你想象的空间和情感的寄托”“诗首先是写给自己的，是来慰藉心灵的”，说明诗歌对作者而言是一种自我慰藉的方式，能够安抚和滋养作者的心灵。

通过诗歌创作，作者的情感得到了丰富，内心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充实。同时，诗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，作者认为诗是可以“引起同频共振的”。“你给了诗自由的翅膀和自我的释放”“为一首诗彻夜难眠，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”，诗歌创作对作者而言是一种情感上的激励和挑战，在诗歌中深

陷，又在诗中完成救赎。

“诗让我年龄跨界，思想奔放，激情喷涌”，对作者而言是一种情感上的成长和自我超越。通过诗歌创作，作者能够跨越年龄和思想的界限，实现情感上的成长和飞跃。总之，诗歌对作者个人情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包括情感的寄托、慰藉、丰富、共鸣、释放、激励和成长等。

《朗读是诗歌的回归》《风偷走了多余的月光》等多首作品中写道“诗歌是用来朗读的”，这说明松子认为诗歌在朗读时能够更好地传达韵味和情感，朗读是诗歌欣赏的重要方式。这也影响了松子诗歌的韵美，这是对以叙事诗、以内涵取胜的象征诗为盛的诗风的很好传承。

整体而言，诗人通过诗歌的形式展现了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对世界的深刻理解，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。在松子的诗歌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。他尊重传统诗歌的韵律和形式，但又不拘泥于传统，敢于在诗歌中融入现代元素，使得他的作品既有古典的韵味，又不失现代的节奏。这种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，使得松子的诗歌具有了独特的时代感和历史感。

作为一位本土诗人，松子的诗歌创作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阅读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土诗人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，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创新，以及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人性的温暖关怀。他的坚持和努力，值得我们认可。

让我们期待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松子继续用他那细腻的笔触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诗篇。

李对红的老枪  
——读刘长泰《匠勋》有感

许锐锋

李对红，中国著名射击运动员，1996年在亚特兰大第26届奥运会上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金牌并创奥运会纪录。你知道吗？李对红比赛使用的那把手枪不是进口的舶来品，而是地道的中国货，中国制造。

那么，是谁为李对红造出了这把夺冠的手枪呢？

直到今天，读了刘长泰先生的长篇纪实文学《匠勋》（北方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），我才明白，为李对红制造出这把夺冠手枪的人，原来是庆华工具厂第十八车间（运动手枪车间）的工匠师傅们！

庆华工具厂曾是我国建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人数最多、专门制造轻武器的兵工厂，号称新中国“最大的冲锋枪厂”。它的前身是沈阳五一兵工厂的枪所。1950年冬，沈阳五一兵工厂的枪所奉命搬迁，新址是黑龙江省北安县一座日本人遗留的破败的军营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为了保密，这座位于小兴安岭腹地、专门造枪的兵工厂对外一直叫作“庆华工具厂”。曾任厂长办公室主任的刘长泰先生多年以来坚持不懈、笔耕不辍，先后写作完成了《枪魂》《新中国手枪之源揭秘》《匠勋》《射落金牌的老枪》等一系列著作，揭开了“庆华工具厂”神秘的面纱，再现了被尘封几十年、神圣而辉煌的尊容。如果没有刘长泰，也许这个秘密后人永远也不会知道。

“庆华工具厂”研枪造枪的经历曲折而艰难，但发展得很快。一开始生产的50式和54式冲锋枪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被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所替代，并成为固本立厂的主打产品。接下来，59式手枪、64式手枪、64式微声冲锋枪、67式微声手枪、56S系列枪和85S系列枪以及我国射击运动

员使用的东风系列运动手枪，源源不断地在他们手中诞生。在“庆华工具厂”存在的38年间，共研制生产各种枪械900万支，谱写了“庆华工具厂”造枪、研枪的辉煌历史。

奥运冠军李对红手中有一把东风五运动手枪，从1985年起就一直陪着她，经历了三届世锦赛、四届亚运会和两届奥运会，被她昵称为“老枪”。这支枪是“庆华工具厂”1981年生产的，其后曾三次更换过枪管，它跟随李对红南征北战，多次射落金牌。李对红因此荣立一等功五次、二等功三次，并三次入选全国十佳运动员。

在李对红成堆的荣誉背后，造出这支“老枪”的“庆华工具厂”功不可没。正是凭着质量和性能上的优势，庆华工具厂生产的东风运动手枪，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当时的国家体委指定为国家射击队和省（地）一级射击队训练用枪，后来又跻身于国际赛场，成为比赛用枪，创造出了奇迹中的奇迹。

今天，庆华工具厂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是，当年的庆华人依然对庆华工具厂饱含深情，念念不忘。经历了庆华工具厂兴衰的刘长泰先生，就是怀着这种深厚的感情，将庆华工具厂创造的辉煌，一一写进了系列纪实文学作品中，载入史册。仅《匠勋》一书就浓墨重彩地记述了106个故事，描写了数百个人物形象，提及了上千个造枪人的名字，为他们歌功颂德、树碑立传，留下精彩的一笔。这些作品功在当下，益在长远，不仅被当年的庆华人永远铭记，也一定会被共和国永远铭记。

正如作者题记所说：谨以此书献给为新中国国防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兵工人！

## 新书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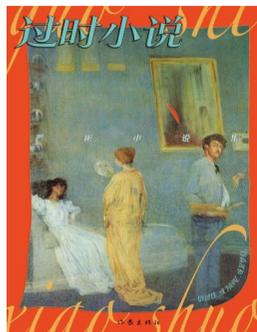
## 正常接触

作者：王占黑  
出版社：云南人民出版社

这部书写于2020年至2022年，收录《韦驮天》《清水，又见清水》《正常接触》《献给芥末号》《动物之城》《没有寄的信》六个中短篇小说。当社会失序，我们如何

记住那些奋力求生的“浮岛时刻”？在无法被定义的时间里，人和人的距离可以有多远？又可以有多近？

作者通过书写快递员、房屋中介、独居女孩、失业青年、跑社会新闻的女记者等普通人在社会公共事件中的境遇，试图找寻答案，以共同的记忆抵抗未知的命运。更丰富的回答，翻开阅读便是。



## 过时小说

作者：严彬  
出版社：作家出版社

这本书的名字十分有趣。过时小说，会有多过时？读罢发现，这“过时”是作者面对“流行”时所采取的站姿。用书中序言里的话说，过不一定是错过，也可能是越过、跃过，是超越于时代之上的。